

上官鼎武侠小说集

江湖风云录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44.568
SGD
216

东53A-7

上官鼎武侠小说集

之十六

江湖风云录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新登字 004 号

江湖风云录

上官鼎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赤峰印刷集团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0 字数 72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80506-806-4/I·219

定价:42.80 元

内 容 提 要

人称“邪哥”的何笔，淘气精名，富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在一次偶遇中经商人萧隐的指引，被乌老头收之为徒，勤学苦练，学得一身绝世武功，行侠仗义，为武林除害，何大侠捉飞贼，威震武林，名扬四海。俊美潇洒、武功绝伦的何笔，博得了多少艳丽如花的少女倾慕……

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扣人心弦，儿女私情更是撩人心扉，令人耳目一新，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

目 录

第 一 章	约会天齐届	1
第 二 章	戏魔扇铁林	20
第 三 章	结识少帮主	42
第 四 章	商山四老怪	65
第 五 章	鸿门宴赴会	86
第 六 章	紫金彪丢脸	103
第 七 章	铁扇魔认栽	122
第 八 章	冷月无情剑	142
第 九 章	约斗落鹰峡	163
第 十 章	落英峡救艳	180
第十一章	桃花三娘子	205
第十二章	大雁塔观战	221
第十三章	武林四大家	241
第十四章	尊者斗唐门	263

第一章 约会天齐庙

武则天有庙，知道的人，恐怕不多。

其实，她不但有庙，还有神祇。

庙在川北广元城西临江处，山峰掩映间，古庙岸然，红墙碧瓦，乌燕齐飞。

庙名宝济寺，有人集唐诗为联曰：“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国衣冠拜冕梳。

此联亦庄亦媚，天衣无缝，贴切之至。

庙中所供，正厅是大唐则天皇后之神位，冕梳露裳，热来而生，眉目娇媚，仪态万千。

庙中，无僧、无尼、无道士、却住着一老一少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无人知道。

那一老者，年约五十多岁，为一落魄文士，每天按时到城中一座茶馆中去说书。

他好像学问不错，将一部三国演义，说得活龙活现，颇受欢迎。

那小的，却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鬼主意多得很，是有名的淘气精，什么鬼点子，他都想得出来。

广元是个山城，地方虽不大，却是川陕交通的孔道，往来客商也多。

无人不认识这个孩子，一般的市井无赖，不论年纪多大，谁见了，都得退让他几分呢！

他鬼主意多，花样也特别多，谁要是惹了他，会被他整得死活都难，是以暗中都叫他“邪哥”。

他的真名字更怪，，就叫“何笔”。

不过，他并不坏，而且富正义感，好打抱不平，好像练有武功，只是生性不羁，就是这个诨调儿，半正不邪，亦正亦邪的叫人头痛。

他和老人之间，不知有着什么关系，小的称老的“老爹”，老的却叫小的为“邪蛋”。

有时幸一起，情逾父子，有时却又互不闻问，形同陌路。

每月月半，山城集会之期，川人称之为“赶场”。一向清静的山城，骤然之间，热闹起来了，各色人等，全都进了城。

摊贩摆满街道两侧，有着各种土产、小吃、杂货，充满了街面，货主与卖主，讨价还价声、叫卖声、吆喝声、儿啼声、笑声，声音震天，扰嚷不休。

蓦地——

喧哗声突然静止了下来。

只见一名锦衣少年，身后跟着七八个彪形大汉，横冲直闯而来，样子显得十分的威风。

那少年生得并不雄壮，但却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模样儿，令人嗤鼻。

原来他乃此地恶绅车家庄的少庄主青草蛇车通。

他父亲过街虎李雄，仗着自己当年曾在江湖上曾有个小小名气，认识不少绿林人物，暗中又勾结了官府，就作威作福起来。

他不但不为桑梓谋福，反而却偏向那些摊贩收取保护费，谁要是敢不给，惩罚立诸于他们。

所以，大家一着到他们来了，谁还笑得出来？

他们一路收来，由一人用一革囊盛着，提在手内，看样子约有百两银子，就进入一家茶馆中去了。

茶馆中，已坐下了很多人，那些茶客们一个个都在放言高论，有的是在谈生意，有的在谈论着昨日书中的关子。

只见个个说得是口沫横飞，声震屋顶。

当他们一看到青草蛇车通带着人定了进来，全都哑口无言了，茶馆中刹时变得一片寂静。

那些茶客们脸上的神态，也都变得阴晴不定，各有不同了。

这时，说书先生尚未登场，车通等人也用不着堂官招呼，各自就座。

车通偏头肉身边一位生相猥琐，拱肩缩背的人道：“石千，点看我们今天一共收了多少？”

那叫石千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者，一看就知道是东通的狗头军师，闻言，把手中钱袋往桌上一丢。

只听“冬”的一声响，听声音大概有不少的银子。

所谓财帛动人心，白花花的银子，虽然自己得不到一分一毫，看上一眼，也觉真过瘾。

钱袋丢在桌子上，那冬的一声响，立刻吸引过来上百只的眼睛。

可是等那石千打开钱袋，往外一倒的瞬间，突然之间他傻住了，车通楞了，茶座上的人笑了。

原来，他倒出来的，那是什么白花花的银子，而是一块块黑呼呼的石头，还带着一股臭味！

那石千楞了一阵之后，突然惨叫一声道：“邪啦！履他娘的，银子怎么会变成了一堆石头……”

车通修地一瞪眼，怒声道：“石千，你在搞什么鬼，银子呢？”

石千一听，一把哭丧脸，道中少庄主，变了！”

车通一瞪眼，喝道：“我什么地方变了？”

石千畏缩地道：“不是，少庄主，银子变了！”

车通怒叱道：“好好的一袋银子，怎么会变，一定是你暗中搞鬼？”

石千闻言之下，顺着桌子就跪了下去，磕头如捣蒜，分辩道：“少庄主，石千一直跟着您，没有离开您半步，还有他们跟着我，我敢搞鬼么？”

事实上也是如此，就是他石千搞鬼，他也没有这份能耐，可是，银子变成了石头，确是千真万确。

车通也迷惘了！

就在这时，说书先生台上，突然出观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

他手持醒木，往下一拍，“吧”的一声，朗声道：“话说张飞大战岳飞，惊动得满天神佛乱飞，哪咤三太子下凡捉妖，路过广元县，缺少盘川，观世音菩萨差下善财童子，为三太子筹播盘川，说各位容官，随意奉献。”

他说着，就掀起一个小箩，沿桌走来。

茶座上的那些茶客，一看到了这小孩子出现，大家心中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乐得看热闹，也都掏出铜钱丢在箩内。

他缓缓走到车通桌前，笑道：“请奉献，随意，不拘多少，心到意诚，神佛会保佑你们的。”

一位黄脸汉子横身过来，怒声道：“我家少庄主心情不好，滚远点！”

那小孩一翻眼，笑道：“不奉献没有关系，留个名，神佛也会保佑你们的，告诉我，你们都叫什么东西？”

那黄面汉子想也没想，冲口道：“我们都不是东西！”

他这句话甫一出口，立刻引起了一阵哄然大笑。

那小孩子却微微一笑道：“哦！原来你们都不是东西呀！”

他这又一重覆，那方止住笑声的茶客，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黄面汉子见状，这才明白是自己又说溜了口，连忙改正道：“我们是人，什么东西？”

小孩笑道：“哦？你们是人，什么人呀？”

黄面汉子见茶馆中人头不少，正好扬名立威，洪声道：“老子称黄面狼江顺。”

回手一指另外七人，道：“他们是巴山七鼠，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现在是插翅虎车大爷家的护院。”

那小孩子又笑道：“我明白了，原来像们都不是人呀！他们是老鼠，你是狼，还有一只老虎在家里，难怪三太子要下凡捉妖！”

茶客们又是一阵大笑。

黄面狼江顺一听这小越孩说越不像话，把眼一瞪，喝道：“好小子，你敢消遣大爷！”喝声中，伸手去抓。

那知，小孩猜溜得紧，身形一闪，人就到了车通身后，伸手一托他的手臂，车通就把手伸了进去。

黄面狼探手抓下，也没有看清是谁的手，方一用力，车通已似杀猪般的明了起来，他闻声一看，才知抓错了人。

黄面狼连忙松手，那车通的腕骨已被他抓碎了，他转身直扑那小孩，但那小孩早又跑了出去。

黄面狼江顺气恼之下，一挥手，朝着巴山七鼠道：“追！可不能放那小子跑了！”

那小孩子正是邢哥何笔！

他出了茶馆却往南门跑去，南门一带，滨临江岸，有着一道沙丘，丘上有几棵枯树，他已发现那植树干上，有着一窝黄蜂。

何笔一直往南门外，自有他的算计。

就在到不久，黄面狼等人已然追到，小何笔施展开身法，不到盏茶光景，八个人全被点倒在地。

他连拍了几下巴掌，从沙丘后走出十几名顽童，都是十三四岁。

在何笔的指挥下，将八个人拖到沙丘上，解开八人的腰带，再拉他们张卧着，褪去了他们的裤子。

何笔从黄蜂窝里，掏出来一把土蜂蜜，涂在他们的股道内，笑道：“这是难得的土蜂蜜，滋味没有蜂蜜好，但也够甜的，你们就将就着用点吧！”

不过，可得小心蚂蚁，因为蚂蚁最喜欢吃蜜了，同时，那些土黄蜂丢了蜜，也绝不会干休的。”

何笔和他那些伙伴，宛如他们平常玩蚱蜢蟋蟀样的，个个都玩得很开心，不一会，蜜已涂完，高高兴兴的走了。

何笔领着他那些伙伴，回到了城内，找了一家酒楼，叫了很多酒菜，大家大吃大喝了起来。

南门外的那一狼八鼠，这个罪可受大了。

就在何笔等人走没多久，先是从树枝之间，升起了一片黑云，乃是蜂群，罩袭而下，同时，那些黑蚁也已嗅着了蜜的气味。

先是一个两个，到后来却结群而至。

刹时间，八个人那大屁股上，集满了黑蚁，头顶上罩满了上蜂，内外上下夹攻之下，全身上下，内外痛痒难忍，但又苦干口不能言，动又不能动。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土蜂已飞去，他们的穴道也自解了。

只见他们一个个张大着嘴，一开一合，唔唔呀呀，如驴叫，似蛙鸣，双手不停的扑打，最后滚入江中，方始脱难。

此时个个都已折腾得羞惭不堪了。

此刻，何笔等人，在酒馆里正吃喝得兴高采烈，欢笑不已。

何笔又将夺来的银子，分给了大家，并交代道：“这点银子不多，你们拿回家去，可要交给父母，不准胡乱花用，谁不听话，就小心报应。”

这些人平常虽然嬉皮无赖，可是无人不怕何笔，不但只是伯，敬的成份较为多些。

不过，车家的人吃亏、上当、受伤，那肯甘心？

他们都把何笔恨之入骨，但却知道，在何笔的背后，必有高人，经过明察暗访之后，终于发现那说书先生，有点不平凡，也猜不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来。

是以暗中肉江湖士传出消息，立时惊动了两个黑道高手，赶来了广元山城。

□□

□□

□□

这天，又是集会之期，散集之后，天色已近黄昏了。

何笔今天又有收获，他又调理了车府的四名护院，自然也截下了百多两银子，在街上和他那些玩伴，吃饱喝足下，回转宝济寺。

他边定边玩，将身上的银决抛上抛下的玩得十分高兴，嘴里还哼着首山歌，不知他在唱些什么？

从广元城到宝济寺，必须经过一道溪涧。

这条溪涧乃是西汉水的源头，涧水湍急而成，但是两岸涧壁却陡立千刃，两岸之上，建有一座石桥。

石桥横跨两岸，由两块二尺来宽，六七尺长的青石板搭成，

石栏汗高才半尺，俯视桥下，深不见底，只听急流潺潺。

山风冷峻，吹人欲坠，阻小欲坠，都不敢低头下视。

不过，何笔却不在乎这些，仍然是边走边玩。

突然，他抛出去的银块飞了，不但没有落下，而且也不见了影儿，他奇怪的向桥下探看。

只见昏沉沉的薄雾弥漫，看不到丝毫踪迹，诧异的道：“怪事？就凭我邪哥的手法，会失手？履他娘的！”

他话音未了……

突听有人惊叫了一声，骂道：“哎呀！这是那个小王八蛋，把骗来的银子胡乱丢，砸着我老人家，该打！”

以何笔的脾气，从来本吃人骂的，闻声看会，见是一个矮瘦的穷老头，横卧在那道灰石栏汗上睡觉。

看样子，稍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落桥下，不陕得粉身碎骨，也得被急流冲去，不禁就发了善心，就走了过去，笑道：“老人家，银子送你了，可是，你却不能在这里睡觉。”

老人一瞪眼，怒叱道：“银子是我捡到的，凭什么承你的情？我就要睡在这里，你管得着么？”

何笔一听，这老头儿说话怎么不通情理，再又感觉到一股酒气扑鼻，心忖：“这老头儿大概是有什么为难的事，特意喝醉，来此寻死的！”

他这么一想，仍没有生气，见那老头儿说完话，把身子一翻，又自睡着了，而且又打起鼾来。

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老头儿跌下桥去，本想招呼他一声，再好好的劝劝他，又怕惊得老头儿一翻身，岂不真的落下去了么？

于是，他身脸出近，打算先伸手抓住他，再去叫醒，就不会滚落了。

他方一伸手，还没有接着老头儿，老头儿突然一翻眼，伸手便抓住了他，叱道：“好小子，就为了那两块银子，你想谋财害命呀！没那么容易的事，我看该下去的是你！”

何笔方想分辩，已经来不及了，已被者头儿振臂抛出，整个人已然向崖下绝壑之中落去。

这一坠落下去，非得粉身碎骨不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着了这个老头儿的道。

不过，何笔这小子，什么事都看得开，并不害怕，不过嘴巴可没闲着，嚷着骂道，“屌老头，你为什么害我，别得意，我做了鬼都会跟着你，总有一天，我也会把你抓下来作伴。”

那瘦老头并不是真心要他死，手上早已准备好了抓索，方格何笔抛下，紧跟着抓索也飞到。

这抓索乃是用苗疆毒蛇七星钩子的钩尾，用各种灵药泡制而成，可刚可柔，运用由心比寻常麻线略粗。

但此索却坚越精钢，快刀利斧，所不能断，柔刃异常，且具弹力，发时七根尺许长的利刺爪须，一经伸张，搭向人兽身上，凭着自己功力心意，略分轻重一抖，便即抓紧不放，并还不致使其受伤。

何笔下坠的势子又沉又猛，吃软抓往回一带，越发加了力量，就这样，他被吊在了半空中悬着。

那老头笑道：“你不是喜欢吊人吗？让你也尝尝被吊的滋味。”

何笔振声道：“老头，我看你这一大把年纪，全都活在狗身上了，简直是善恶不分，真混账！”

老头笑道：“我老人家几时不分善恶？”

何笔者：“你本就是雄车走狗，还有什么好说的，屌老头，我

如死不了，我会找你算这笔帐的！”

老头笑道：“好吧！我就等着你，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我有事，得先去一趟，你就等着有人叙你吧！”

说着，转身而去。

此刻的何笔，可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吊在半悬空中，一阵风过处，吹得他直晃儿。

过没多久，从桥上走过来一位中年的壮汉，他方一踏上那石桥，就看到了桥下吊着一个人。

何笔一听有人招呼，笑道：“除了小老太爷我自己，谁能吊得了我？”

那中年汉子问道：“你吊在那里干什么？”

何笔冷然道：“凉快，连这个都不懂，没见识！”

那汉子讨了个没趣，但是并没有生气，笑道：“要不要我拉你上来？”

何笔仍是那样冷漠的道：“随你的便呀，我可没求你。”

那中年汉子微微一笑，伸手拉起了那飞抓，用力一抓，何笔倏觉身形一震，人就飞了起来。

他人在空中一个翻身，落在桥上，把眼一瞪，怒声：“喂！你这是干什么？想谋财害命呀！”

那中年汉子浓眉一挑，怒声道：“你这小子太可恶了，老子好意救你上来，不但不道谢，还想讹人呀！”

何笔瞪眼道：“原来你是老四，老五来也得讲理，我常常吊在这里乘凉，你却把我扔起来，我如果站不稳掉下去，不就完蛋了？谁叫你多事，岂有此理。”

那中年汉子被他骂得没法，也不说话，冷哼了一声，转身就去。

可是，他走没几步，又转回头来问道：“小兄弟，你可知宝济寺在什么地方？”

何笔用手一指，没好气的道：“你没长眼睛呀？都看到了，还要问，真笨。”

何笔眼看着那中年汉子走了，他却一个人坐在桥上生气，恨恨的道：“臭老头，小老太爷上来了，找机会咱们得斗斗。”

他坐在桥上生了一阵闷气，忽然想起自己买的酒菜，往身上一摸，幸好还没有丢掉，这才起身往寺中走去。

他人没到，就先听见其中有人说话，大声招呼道：“姓萧的，别装孙子，出来吧！老子既找上了你，还能逃得了么？”

何笔一听，是来找说书先生麻烦来了。

只见他闪身一块大石后面，躲开接口道：“你是什么人？跑到人家府上来大呼小叫的。逞什么能呀！快滚出来吧！”

来人乃是魔扇铁林，为报兄仇而来。因为其兄魔刀铁子秋，在一次较技中，伤在乾坤手萧隐手中，重伤而死。

萧隐也因此而退出江湖，隐身山野。

铁林为了兄仇，已找了好多年，最近从车雄口中，方知道广元城有这么样一个说书的人。

他疑心此人就是萧隐，细察之下，果然不错，这才找上门来。

铁林招呼未了，忽听庙外有人喝骂，以为是那萧隐知道自己要来，预先伏埋起来，且不答话，冷笑一声道：“姓萧的，既见老朋友来了，为什么还不露面？……”

他话没说完，朝外又接口骂道：“瞎眼的东西，小老太爷打从在桥上一看到你，就知你不是东西，随着你来了，你果然不是东西，敢来我府上闹事，还不快滚！”

铁林已听出是那个小孩的声音，看不出邓小东西竟有点功

夫，大概是萧隐的徒弟吧！

心中正自惊疑，突见一物打来，其疾细箭。

他也真的手疾眼快，使手中黑漆扇一挡，“噗”的一声，碎屑飞溅，觉得软绵绵的，臭味冲鼻。

又听那小孩笑道：“夜半客来，没有什么好招待，拉泡香屎招待贵宾，新拉的，还热着呢！其味如何？”

铁林一听，对方竟来了一手臭屎攻势，不用看，铁扇之上已然沾上，而且还来几点碎屑飞溅在脸上。

当下付道：“敌暗我明，还是时走为妙，既知住处，还怕他跑了不成？”

心念动处，忽见大石后人影一闪。

他此刻是恨透了何笔，怒喝一声道：“小畜生，你既找死，不必贱头贼脑。掩掩藏藏，打滚出来，随我到外面见个高下！”

正叫得起劲，忽听头上喝道：“凭你也配？”

话声方出，突觉头上有异，知道不妙，想躲已自不及，没料到对方的暗器，比话还要快。

“吧擦！”一声，头上着了一下重的，汁水淋漓，满头都是，其臭难闻，只听何笔笑道：“有菜无酒，那成敬意，所以又送你一罐酒来。”铁林一惭，气得无名火发，使袖往脸上一擦，更是骚臭，他只好屏着气息，纵身便走。

何笔这才现身出来，哈哈大笑道，“老小子这回该领教了吧！能到我府上一尝异味，福份不浅哪，哈哈……”

他笑声未了，突听一人笑道：“小了，你敢惹魔扇铁林，胆子不小。”

何笔一听声音，就知是吊起自己的老头，忙道：“老头，别长他人志气，减我邪哥的威风，我才不怕他老小子呢！就是你老